

高定存随笔



高定存

有朋自代州来，赠我一部《雁门关志》。大十六开本，正文加彩照一千余页，厚重如古城砖。双手捧不动，需摆到桌上来读。

专为一座关隘修志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而且如此宏博。初见有点出乎意料，然而仔细再想，巍巍雁门关，也只有如此厚重的志书，方可容得下，解得开。

雁门关的大名少时已闻，首次上关是2005年的10月。看完代州古城，赶到雁门关已是半下午。半山处存了车，买了票，顺着一条石板路，先走进了雁门村。村子不大，四围尽是石头山。

走过村子不远，忽然拦出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，自称导游，胸前挂着证件，她说雁门关有千年历史，关楼前曾走过千军万马，有解说看到的是故事，无解说看到的只是一些石头砖瓦。

原想雁门关既然与长城相连，那就该是城墙蜿蜒，关门巍峨，有一种倚天拔地的气势，就像山海关和八达岭那样，但上得关来，远不是想象中的样子。山巅的长城散落成了一道残痕，关楼倒塌得只留下了一个门洞。满地乱石，一派荒凉，只有两根石头旗杆和十几通古碑可供人琢磨。

千年雄关破败如此，导游姑娘实在也不好解说，只能背书般讲述一阵。我细细看罢旗杆和古碑，独自顺山巅胡乱走去。脚下的长城遗迹或而清晰，或而模糊。崇山峻岭，四野无人，秋风刷过，边声四起。面对空旷苍凉的景色，想一想古代的驻守将士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悲壮情怀。

“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。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……兴

亡谁人定，盛衰岂无凭，一页风云散，变幻了时空……”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这首插曲写得真是好，用来唱雁门关甚为合适。

2005年的雁门关在记忆中愈行愈远之时，我收到了这部《雁门关志》。展读之余，知道近年来代县不惜巨资，对雁门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，于是决定重上雁门关。

2005年上关走的是北山口，这次改走南山口。夏日，正逢雁门关国际边塞文化旅游节，雁门古道上游人如织。导游说，当年过往行人车辆难以计数，过一个人往木桶里丢一粒黑豆，一天下来能丢三斗六升。为解决拥堵，关上规定，行人车辆一律靠右行，还在路上立起了分道石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交通规则。

走上关来，但见面貌大变，比想象的还要雄伟几分。原来坍塌得只剩地基的祠堂、寺庙、驿站等都已恢复，气象森严。以关楼为核心，新修复的四道城墙分别延展向两面山头，犹如大鹏鼓翼，气势磅礴。祠堂和关楼上安置了钟鼓，游人撞击起来，钟鼓声顺山谷回荡，连绵不绝，仿佛历史深处的战鼓声又重新响起。

世间许多东西，历经时光重重磨洗，就能焕发灵性，生发出各式各样的美。一棵古树，一枚铜钱，一柄断剑，秦朝农民烧下的一块砖，汉代石匠敲打出的一只石狮子，原本很不起眼，很不当一回事，但历经千年之后，这些东西就都成了历史，后人观之赏之，尊崇膜拜。雁门关历史悠久，地势险要，建筑规模宏大，其美自不待言。而除此之外，雁门关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大美。

雁门关的大美，是隐含在历史深处的那一种苍凉与悲

壮，是一代又一代先烈们的忠勇与气节。雁门关维系过社稷安危，见证过江山代谢，两千年岁月，上万场厮杀，英雄血，征夫泪，帝王的重托，百姓的希望，全都一层又一层，沉淀在了关楼的石头砖瓦上，全都一滴又一滴，渗透到了雁门山的重峦叠嶂中。千年将士血，铸就雁门魂。有了这个灵魂，雁门关才有了生命，才夺人心魄，才让人敬仰让人怀念让人顶礼膜拜，才使得雁门关三个字写下去力沉千钧，念出来荡气回肠。

导游说，而今雁门关的建筑规模，已和历史鼎盛时期不相上下。一行人盘桓关上，抚今追昔，感叹唏嘘。

烽火千秋远，古关万里雄，雁门关已成为旅游胜地。游客登关凭栏，倘能想起历代将士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壮烈场景，进而唤起一腔忧国忧民情怀，能用雁门关上的精神气节去做人做事——独善其身也好，兼济天下也罢，对社会定将有所裨益，如此，也算不枉到这千年雄关上走了一遭。

公元137年，造出了浑天仪、地动仪的科学家汉代的张衡写下了“我所思兮在太山”。

太山，从太一始，太一是空间之本、时间之源。

站在太山望都峰上，星云如此之近，山脉连绵延伸而去，把许多人类的空渺寄托藏于其中。低头时，能看得见山寺所在，是扇形坡地。这坡地，大得很，高处旷阔，近平地处变窄，两侧山峰环抱，山寺的西侧有蒙山，山下有风峪河，河前有龙山为山寺作屏。

公元710年，唐朝已存在92年，经过了贞观之治、永徽之治，武则天立周后，国家实力鼎盛，却又在琉璃般的光滑中藏着一些灰色的隐患。神龙政变后，本是中宗李显即位，可这一年宫廷生变，血雨腥风，李旦登位，即唐睿宗，改年号为景云。同时，在离长安很远，相隔了秦岭和中条山，相隔了泾渭黄汾诸河的大山里，曾被誉为“北都”的大山里，会长出一座寺庙，世人穷尽机锋，也未能探知它与皇室的准确关系。

《原邑太山寺新建乐楼碑记》曰：“予唯太山之名，始见于沈约《宋书》，而寺建于唐景云元年……”

按唐代寺观特点，应该有乌头门、水渠、石桥、山门、方池、左右戒坛、佛塔、钟楼、经楼、佛殿、法堂、后殿、三重阁等建筑，还应该僧舍、厨、厩、库等处。其中还应该以塔所在寺院为中心，分上中下三寺，成“目”字形。一定是个恢宏所在的场所，只是千年过去，我们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中看不见了。塔，是有一座塔的。

西山是太原的屏障，在望都峰上，可见西山七座山——烈石山、崛嵎山、蒙山、太山、龙山、悬瓮山、天龙山，仿若北斗七星，太山如同北斗中的北极星，这无形中与“太一”暗合。也看得见风峪。风峪沟里有八个古村落，相传与伏羲八卦有关。天与地，上与下，古与今，在我们的回溯中，一一闪烁。

唐碑的西面，有经幢一通，这块诞生于888年唐僖宗年间的石块，上刻“大方广佛华严经”。到金元时，寺庙毁损了。到明代，一通通碑刻又把时间的威力刻印下来。明万历七年的《重修太山寺碑记》言明，洪武六年建下寺，正德十六年重修，嘉靖四十四年又重修……清乾隆八年的《重修太山寺碑记》记载，乾隆四年开工，乾隆八年落成，有正殿有佛寺有龙王庙。

寺庙是动态的，一直在人们的眼光注视和动手修缮中。

从唐代到近代，太山以佛迹显世，人们在这里寻求俗世的安宁。

太山，最大的特点是“绿”。绿缘于树木。松柏常青，国槐、核桃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椿树、山楂树、枫树、榆树、丁香树，等等，旁若无人地生长。开花结果，繁荣也凋落，艳丽了山川，也给人奉献了食果。数不清的树木中，年龄最大的是龙神祠旁边的古柏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。太山最有文化品味的是三大士殿前的唐槐，距今1000多年，槐的干枝已空枯，但生命并没有停止。

太山最有气节的植物是竹。古树空缺处、山门迎宾处、水流环绕处、山势掩映处，皆可见竹影。太山最有诗情的是枫，秋季营造出“层林尽染，万山红遍”的意境。

太山自带风雅特质，有太山茶，有菊花酒，有诗书，有绘画，那是世人被太山催生的诗情，飘飘然有太山之灵。

抬眼望去，望都峰上祥云缭绕，时间与空间、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，呈现出一个静谧的胜境……

我所思兮在太山

王芳



太山风光

本版摄影 梁铭

连载

学生娃在看咱哟，——哎嗨哟！
是不是逃了学哟，——哎嗨哟！
听完歌赶快回呀，——哎嗨哟！
学文化最重要啊，——哎嗨哟！
大夯砸实砸平了，再用小夯砸出密集整齐的坑凹来——这项工作民间也叫“打窝”——然后才能继续把椽子和板子加高填土，这样新土就能在这些坑凹里生根，使墙成为一体，更加牢固。如此反复，墙体不断长高。理论上讲，如果墙基够宽，这样的墙可以长到无限高。劳动往往产生艺术，打夯也是这样，为了忘记身体的疲劳和痛苦。我小时候听过无数“打夯歌”，真的很长精神，旋律犹在脑际，可惜很多不能记得歌词了。可以想象，当年汉相萧何

举全国之力建造未央宫的时候，数以千万计的民夫同时喊着号子打夯，那是什么样的壮观场面啊！无论埃及的金字塔，还是中国的长城，这些世界奇观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筑就，无数人的躯体和生命成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铺路石。

这种版筑工艺，有些地方也俗称“干打垒”。关于版筑工艺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。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下》第十五章中说：“传说举于版筑之间”，说的是役徒传说因为版筑技术高超而得到了重用，足以说明在那个时代版筑技术在土木建筑工程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。从用黄土来筑墙建屋，发展到用黄土来造宫殿城池，对版筑技术的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，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土质——黄土质地松软，黏性不强，造普通



25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的房屋还可以，要造成高耸的宫墙城垣难度就大了，所以常常需要在黄土里加入胶泥——胶泥，就仿佛石头里的玉，需要在黄土里面挖掘发现，当在一个土丘上取土的时候，常常一镢头下去，会发现黄土里切出了一块肉红色的

泥块，顺着“泥筋”挖掘，就会取出来一窝胶泥矿。按照一定比例把红色的胶泥掺入黄土，好比水泥掺入沙石，就会筑出石头一样结实的大墙来。通常为了增加墙体的韧性，会按照比例给黄土里掺入压扁的麦秸或者棉花丝——棉花丝造价太高，老百姓一般用麦秸。王公贵族们建造宫墙大院，为了彰显富贵和保证安全，常常不计成本，会用米汤和泥来筑墙。关于黄土筑墙的“添加剂”，作家王小波在其作品《红拂夜奔》里有非常精彩而有趣的描写：

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，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，放到笼屉里蒸软后，掺上小孩子尿的屎（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，除了屎尿什么都不干，所以能够尿出最纯净的屎），放进模版筑成城墙，过上一百年，那城就会变成豆

青色，可以历千年而不倒。过上一千年，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，可以历万年而不倒。过上一万年，那城就会变成黑色，永远不倒。这都是陈年老屎的作用。

这样的荒诞手法，看着好玩，却也很说明问题，所以当 我站在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废墟上，用手拨开残垣断壁上的蒿草和酸枝，看到那些密布墙根的夯洞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会心的笑容，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当然不知道我想到了什么，为什么会露出“蒙娜丽莎”的微笑，我也不好说出口。那么，用添加了童子尿的黄土筑成的城墙到底会不会万年不倒呢？黄土筑就的千年、万年的土长城我没有见过，有数百年历史的明代土长城我还真爬过，颜色已然开始由黄泛白，真的开始发豆青色，并且已经开始石化。

随笔